

中国的树

陈涛去新西兰，给我发来斜树林照片，整个树都长斜的，据说为了对抗南极强风。还有非洲沙漠地带的仙人掌，外形要多奇怪就有多奇怪，主要为了适应节水需要吧。从生态学上看，树木本身应该没有太大差别，但是在我的眼里，中国的树和他国的树在气质上存在着区别。

中国是多树的国家,中国树有8000余种。树和我们每一个人生生不离。在我眼里,中国树有自己的味道,这个味道就是含蓄和亲近。

老家安徽盛产松树。天空晴朗时,来到山岗,微风轻拂,松树隔着距离站立,粗壮有力,非常有个性。枝条上稀疏翠绿的松针,看上去苍而不伤,非常有气节。立秋之后,大风一吹,坡上落满了厚厚一层松毛,可以收拾了用于乡村冬天做饭引火。我小时候以为全国的松树都这样。到了北方,见到沙地的樟子松,才发现松树也可以是不同的。沙地上,樟子松的姿态非常古朴,像个名士,高高耸立在白白的沙地,长期和沙漠对抗着。这让我对松树的品格有了更多发现。

杉树是个大家族,水杉、冷杉、秃杉、灰杉生出名门。在家乡,水杉比较多。我上南京林业大学时,才知道水杉树“泗渡”过白垩纪,成为活化石级别的树种。20世纪50年代,南京林业大学杉木遗传专家攻克了组培苗,从此中国开始大面积种植杉木。不知不觉中,杉木面积和立木蓄积均位居我国人工林树种的第一位,以人工林20%左右的面积,提供了25%左右人工林生产的木材。杉树不需要好的立地条件,道路、河埂边角地都可以种植。杉木的使命好像只是为了长高。它树叶稀少,养料都用在树干上,能见到的杉木都长成细高个,高俊帅气。夕阳西下时,白色的鹭鸶从水田飞起,擦过高高的杉木林,那画面实在是美不胜收。

银杏树又叫公孙树,自我繁育困难。即便如此,全国各地都能见到银杏的情影。我在北京的公园里,见过很多大的银杏树,身材颇长,平时并不引人注目。只有秋冬时分,它黄金般的叶子把蓝天衬托得更蓝,才吸引了大众目光。银杏树特别长寿,中国十大银杏树龄都超过了2000年,最老的银杏树树林过了5000岁。我觉得银杏的气质主要不在年龄,银杏从上到下透着仙气,像一个智者。这点在落叶时看得更清晰。银杏树落叶时,把金叶落在树根旁,像被人精心撒开一样。在银杏树四周,美、冷,在明丽如丝的阳光照射下,混合在一起,总是让人感慨万千。

梅树本身并不高,甚至可以用瘦来形容。梅树自古名气大,但是梅树现在城乡不常见到,只有在特殊的培植下,才能一睹芳容。铜陵有南方最大的梅花种子园。南京有梅花山。苏州有香雪海。这些地方的梅花从不输人。

梅树的气质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。经历了寒冬,万物枯萎,可是梅树傲雪挺立,开出小小的花朵。尤其是蜡梅树,开出塑料模样的花骨朵,奇香无比。这香有穿透力,人工至今无法模仿。

我所见到和亲历的中国树,高大、优美的树有之,一些因土地瘠薄造成生长困难树有之,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:也许潇洒美丽,但绝不夸张;也许不那么漂亮,但是总感觉有一股浩然之气,藏在它们身体内部,不绝于斯。中国树让大地布满绿色,充盈着色彩和芳华,让世界不再寂寞。

中国树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相对年轻,具有可亲近性。它们从不娇贵,对立地条件不挑不拣,种在哪里,就长在哪里。

由于历史原因,除去原始森林里的树,大部分中国树都是新树。70余年对人生来说不短,但对树木生长期而言,它们还处在少年时期。全国消灭荒山后,树木成为绿化树种时,杨树、柏树、银杏、香樟、槐树、榕树、柳树、杉树等从荒凉的郊区大规模来到繁华都市,和城市原住民——古树名木一道,成为城市新居民。

起初,那些新来的居民——绿化树,站在道路旁、小区里的废墟碎土上,顶着寒冷酷暑,吸收着二氧化碳,吐露着氧气的芬芳,让城市终于不再干燥,空气清新,景色宜人。不久之后,一大批规模级别的湿地、公园在新城建设,对树木有了更高的追求。名树贵木纷纷出现,乡土树种、海外树种,开始一展新姿态。

城市古树名木待遇更好,气质不凡。那些大树岁数基本都在百年以上,四五百年的也不少见,绿枝繁茂。它们好像一个个读书的师长,专心思考问题,不管周边发生什么情况。刚工作那会,我常去公园转转,很多人在树下活动。有文化的熏陶,自然的滋润,大家才能如此从容吧!

这些年轻的树木和古老树木一起在城市奉献繁华,让我不胜唏嘘。岁月静好,中国树才是最好的表达。我喜欢这些树,主要喜欢它们的气质。和它们天天见面,犹如同胞们一起相濡以沫,我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


胡伟,原籍安徽,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,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,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◆人间小景

文彩双鸳鸯

李丹崖

旧时乡居，看邻居家除了两只小鸭，养着养着越发觉得不对劲，待到三个月左右，才知道不是鸭子，而是鸳鸯，且恰好是一对。邻居嘴里念叨着：“好在一对，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养。”是的，鸳鸯双栖蝶双飞，鸳鸯从来都是成对出现的，民间流传，一对鸳鸯，若其中一只死去，另一只也命不久矣。不知真假。

不过，旧时看很多人家娶亲，新房里必备的倒有很多“鸳鸯”，脸盆、茶盘、茶瓶全是鸳鸯，被面上绣的是缠枝莲，枕套上一定用很好的绣工，绣着一对鸳鸯，那鸳鸯两眼炯炯有神，满含喜气。

鸳鸯中雌雄很好分辨，这似乎符合很多禽鸟的特征。雌鸟一般毛色暗淡，看起来温和俏丽，雄鸟则嘴巴、脚掌都呈现黄色或赤红，羽毛艳丽异常，很招摇。这似乎是择偶的需要，大自然对于生命的安排，就是这样。这又或许与人不同，人则是女子好装扮，男子多素颜朝天。

先秦时期有一首《客从远方来》，已经不知其作者，原文是：“客从远方来，

遗我一端绮。相去万余里，故人心尚尔。文彩双鸳鸯，裁为合欢被。著以长相思，缘以结不解。以胶投漆中，谁能别离此。”诗文写得婉约俏丽，引而不发，“以胶投漆中”一句尤其惹人注目，似乎“如胶似漆”就源于此。

不得不说的是，很多有情人是向往鸳鸯式的生活。放眼很多古诗词，写情人之间的海誓山盟，多是只羡鸳鸯不羡仙。情人之间，一旦结缘，就与鸳鸯脱不开关系。有情人定情会互赠鸳鸯手帕，有情人亲昵不久就生变故，被唤作“短命鸳鸯”；有情人私奔天涯，被叫作“亡命鸳鸯”；有情人被拆散，也被称之为“棒打鸳鸯”。

鸳鸯这个名字似乎不太好听，怨字无心，在鸟中央，似乎注定是悲剧。自古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又似乎都是悲剧，鸳鸯的伤感因此爆棚，有一点古典的、哀伤的浪漫在。其实，鸳鸯的命名是因为它们的叫声，雄鸟鸣“鸳”，雌鸟鸣“鸯”，双鸟并游，宛在水中央。也有人说，鸳鸯，其



山村拂晓
李昊天
摄

◆小说世情

唱歌的石头

张 港

太婆的？”

儿媳妇说：“老太太——咱妈，那眼睛灯泡似的，通着电。不应行么？这么着，何教员，县高中那何教员，何教员，哗叽服上，别两管笔，又会说干部话，就让他顶顶。”

说谎不是好孩子，况且是对九十一岁的老母亲，但，没别的招了。

何教员来了。老德玛在炕上摆开石头，从炕梢拖来萨满鼓，眯缝眼睛凑近何教员：“你可是县上千部？”

“是，是是。”

“是干部，咋站他们身后？咋不讲话？”

“对对对，老人家，早就应该，应该慰问，只是工作忙，太忙，瞎忙……”

老德玛摆摆手，闭上眼睛，嘤嘤嘤，弹弹鼓面，这是提醒大家注意。

咚一声重鼓，九十一岁的老德玛从炕头跳下，一个前倾，一个后仰，“啊……”一个长调，接着是：

大雁飞过，你不知道，白云知道

老虎走过，人不知道，神树知道

老德玛，真的来了神，跳出了桃花水，跳出了吹帽耳。

冰凌花开日

花鼠出洞找食吃

毕力格上山送粮食，送粮食

人人傻了，全傻了，何教员最傻。

大儿子肘子碰碰教员：“毕力格，我姥爷，俺娘的多。”

老德玛一手在鼓，一手捏起黑石头。

好汉队长叫刘才智

爹娘老家在关里

何教员“啊”的一声。

老德玛边唱边捏起灰石头

好汉多荣达赫尔汉子

枪功夫无人比

何教员高叫：“真是这样！”

老德玛哪管有人喊叫，亦唱亦舞亦转石头。

人人听明白了，那五块石头，有名有姓，是五个被日军包围的抗联。石头进退，射击、劈刺，石头翻倒，战士负伤；石头离开，有人牺牲。

歌声震荡，孤雁索云，火狐叫春，花

实就是“阴阳”，只不过是古人的发声方式不同，两者其实原本是一个读音。总之，是与性别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。

鸳鸯也曾被人指代为高尚的友谊。在汉代，李陵与苏武就曾互赠诗作，以表达友情，曰：“骨肉缘枝叶，结交亦相因。四海皆兄弟，谁为行路人。况我连枝树，与子同一身。昔为鸳与鸯，今为参与商。昔者长相近，遯若胡与秦。惟念当离别，恩情日以新。鹿鸣思野草，可以喻嘉宾。我有一樽酒，欲以赠远人。愿子留斟酌，叙此平生亲。”也有被比作感情很好的骨肉兄弟的，可见，并非爱情的专属名词。

那么，鸳鸯到底是不是一只死去，另一只也会相思而死呢？事实证明，并不是，鸳鸯中的一只死去，另一只很快会选择新的伴侣。这恐怕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的事实，然而，事实的确如此。不过有一点是值得称奇的，鸳鸯的肉很酸，并不好吃，不知道是否因为幽怨而死，其肉亦酸腐。换作古人，一定会认为是念去去，自此别君去，我必堕且腐。

我的小学老师

董改正

我上的是村小,那时候乡村被庄稼和乡亲充满着,不用去城里借读,小学时光就如同田野里的阳光,活泼,金黄,跃动快乐。除了天空碧蓝、溪水清亮,大把大把悠闲的时间,还因为我有许多可爱的老师。

林老师

老师都是本村人，大多姓周，为了分辨，就摘取名字中的一字，用来称呼，比如说林老师叫周小林。林老师个高，黝黑，善谑。学生都爱他，又怕他，他的语文课气氛极好。记得有一课叫《绿色的办公室》，他带我们在藤萝架下上的。阳光透过披拂的藤叶照在洁白的书页上，晃着眼，初秋的风凉丝丝的，带来扁豆花的香气，还有青草香，藤萝也绿得香。课文早已忘记了，当时场景历历，如是昨日。

林老师善作打油诗，一日雨后路滑，一个同学滑倒，一身的泥，后面的大笑，不料也滑倒，林老师正在笑笑人没好报，不料自己也滑倒，惹起更大哄笑，他爬起来就解嘲：“园外小雨润如酥，老师能摔一跤无？非我笑你现世报，其实躺下挺舒服。”章校长看到了直摇头，意思说林老师诗做得不好。

章校长

章校长爱玩。琴棋书画都是玩来的，学二胡半天，口琴个把小时，一天他到垄上逮蛐蛐，看到锄草好玩，愣是把面红耳赤村民撂倒坐下，他锄了一行，临了，拍拍手说：“栽苗如书法。”村民一愣一愣的。

章校长是学校唯一一个公家人，他却不当自己一回事，常去学生家蹭吃，也不避讳，拎着酒，大摇大摆地进村了，完了给钱，不要不行，然后醉醺醺地戴月归，哼着莫扎特。他在学校院墙边栽藤萝，种扁豆，经常在藤架下看书，或想着什么，藤萝自顾自地攀着。

根老师

根老师教数学，皮肤白净，害羞，带我们早读课时，他呜里呜啦地念着什么，下意识地牵扯着颌下的皮，拉得下巴长，我们都惊讶极了。

他结婚的第二天就来上课了，班上的调皮鬼就站起来向他要喜糖，他红着脸说没有，大伙就起哄。根老师放下书本，疾走出去，半天才回，气喘吁吁，原来是去买糖了。供销社在两里外，那时候，我们到底感到了没有呢？我已经不记得了。

张老师

张老师是体育老师，个子不高却结实。校园除了草就是树，除了跳远就是跑步，爬树他教不了我们，没什么折腾，他无用武之地，只好给我们讲故事。故事也是体育的，武功，水上漂，壁虎功，降龙十八掌。有一次讲“鲁提辖拳打镇关西”，张老师忽然推开椅子，比画着动作，人物对话模仿肖似，一时间腾腾劈打，急速游走，呼喝生风，课堂内皆屏息，几乎忘记呼吸。

听说张老师练气已经可以隔空打物，而不是隔山打牛。我们男生极其崇拜他，不上课时，经常看见他往校后的山上走，寂寞的样子。后来他忽然就走了，听林老师说，他是练功走火入魔了。

王老师

王老师教美术和音乐，课不多，都忘记了，就记得他满头白发，风度翩翩，说话行动都与常人不同，典雅。有一次，学校养的那条狗叫人给药了，教师们就杀了分肉，主刀的却是章校长，穿着杀猪用连腿布裤。王老师远远地看着。章校长摘下肠子正欲抛开，王老师连忙让他留下。大伙不解。他说：“狗肠搁面粉捏，搁盐腌，洗净后大料辣子大火烧，小火炙，冬天放几个萝卜，那是人间少有的美味。”大伙不信。我们也腹议，后来我读书才知道，雅士往住都是饕餮的，比如说东坡。

还有很多，他们的群像在我心里是可爱的，因为他们真实，活泼泼的。在人生的开端，遇到可爱的人，染上可爱的习性，涂上乐观的色彩，人生的底色就是温暖的。祝愿我的老师们安康，也祝愿天下的孩子们，在面对人生最初的白纸时，身边弯腰呵护的引导者们，他们可爱，有童心，有爱心。

